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8

现代图书馆序说

马宗荣 著

图书馆学 ABC

沈学植 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中国图书馆学百年论衡

现代图书馆序说

刘国钧

图书馆学 建设

刘国钧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8

现代图书馆序说

马宗荣 著

图书馆学 ABC

沈学植 著

本书据中华学艺社 1928 年 3 月初版排印
(原书所附图未排印)

序

图书馆在教育上占重要之位置，已允为各国教育家所公认。盖以其对于社会，既可为民众进德，修业，慰安，娱乐之所，复能补助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而增长其效能。故居今日而言教育，社会教育及家庭教育，固宜与学校教育并驾提倡；而图书馆教育，尤宜急求发展。

著者昔从事于教育界有年，继来留学日本，又系专攻教育行政与社会教化事业，是以于民国十年夏，利用假期归国旅行江南，曾一详考我国图书馆教育现况，藉以作研究参考。殊所得结果：就馆数与阅览人数的统计上说，已令人不胜浩叹；再一实地参观其内容，若组织，若设备，若事务处理及教育诸方面，多名存实亡，尤令人悲观。

著者曾进言于某馆长，请其力求改良。忆其答曰：“某非不欲改良，奈某也不才，对于是科的素养太浅，而不但是科的学校诚难求，即自修或参考的书籍，亦诚难获也。”著者闻其言，始而疑之，继而调查吾国出版论述图书

馆之书籍，诚屈指可数；且记载较详明者，坊间已不易购获。是则图书馆内容的不振，其病源或果如某馆长之所言。

又一据理论推，察馆数与阅览人数稀少的原因，要不外或系无人提倡，或系无人善于利用。换些话说，均由于民众不了解图书馆教育的价值及利用与提倡及发展诸方法之所致。

合以上二者而进一步求之，谓罪在教育者对于图书馆常识方面的宣传过于冷淡，亦非苛论。反之，苟有一常识化系统的说明图书馆的书籍出现，其有裨益于教育界，岂浅鲜也哉？

著者既受此种刺激，归日而后，因每触物而兴感，甚盼国内有一通俗图书馆学出现，但至民国十二年夏，忽焉已及两载，除得见一二极薄极简的小册子外，仍不可得。

而著者因所受之刺激甚深，故望此类图书出版之心颇切。无已，当时因取旧有关于论述图书馆之书籍，重为推敲，抄译其精华，再加以一己调查所得及理想，纂成《现代图书馆序说》，《现代图书馆经营论》，《现代图书馆事务论》，《现代图书馆教育论》，《现代图书馆发展论》五编，以公之于世。盖欲藉以“抛砖引玉”耳。

五书既成，又因希成单行本时较少谬误之故，特先在《学艺杂志》上连续发表，以求高明者之指正。民国十二年夏编著之书籍，延至十五年冬始付印刷者，缘此故也。

惟居今日而观吾国图书馆界的现状，则不能不曰较善于前。盖言夫实际施設，如东南大学之孟芳图书馆，清华学校之附属图书馆，商务书馆之东方图书馆等，其经营，管理各方面，实堪资师效。言夫图书馆员养成机关，上海国民大学，武昌文华大学均设有图书馆学专科，东南大学亦屡开图书馆学暑期讲习会。言夫发展机关，上海图书馆协会创始于前，中华图书馆协会继兴于后。至关于论述图书馆的典籍，杨君昭愬，桂君质柏，杜君定友，王君岫庐，洪君有丰等诸专家，均各出有专著；而上海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会志，亦先后诞生。由是以观，著者所谓“抛砖引玉”之目的已达；且重读旧作，甚感应待补充之处孔多，因拟不复作单行本付印。旋得上记诸氏专著而一读，见其着眼点及取材各有不同，似又不妨可以重出；而从事修补，据著者目下的理想，势将动及全局，无异新著，故卒仍取旧稿付刊。所幸著者认定吾国之图书馆事业尚在胚胎时代，教育者当力事宣传奖励；而个人对于图书馆学，亦还在努力继续研究，他日或将另有所著作，以补其缺。

付刊之意既决，因记其始末以为序。

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著者序于江户千駄谷三岛寓

凡 例

一. 本著合《现代图书馆经营论》,《现代图书馆事务论》,《现代图书馆教育论》及《现代图书馆发展论》,而成一系统的图书馆学,故读本著者,能取上記四书而并读之,可收获全部知识之益。

一. 本著先明现代图书馆竟为何物,并揭其任务;次述国内外图书馆古今发展之状况,而特抽出现代图书馆所具之各项特征,作为专节详论;又次由图书馆的种类发笔,进而详论国立图书馆,国民图书馆,专门图书馆,儿童图书馆与学校图书馆与开架式图书馆之意义任务及经营上最宜注意之点;再次述及图书馆与人生的关系。以期了解图书馆的本体及价值。

一. 本著纂述上力图事实与理论并重,兼妥为批评其间有不如此者,多系显而易见,无待赘叙处又叙述各项施設,多不厌其详。盖本著之目的,非敢为专门家语;代初入门者设想,有不得不然者。

一. 本著中记载之施設方法,多择新稳而易仿行之設

计；统计方面，力图根据最近之调查。后者中，间或有不如是者，乃因目下无相当较新资料之所致，尚望阅者谅之。

一. 本著所附图表，确信可供经营图书馆者之参考。甚盼读者注意及之。

一. 本著之成，受助于中华学艺社总干事郑贞文理学士者甚多。谨附志于此，以表谢意。

一. 本著系利用课余，短期草成，谬误之处，或所不免，甚盼高明之指正。

目 次

第一章 图书馆的意义及任务	(1)
第一节 图书馆的意义	(1)
第二节 图书馆的任务	(3)
第二章 图书馆的沿革	(4)
第一节 我国图书馆的沿革	(4)
第二节 日本图书馆的沿革	(8)
第三节 西洋图书馆的沿革	(9)
第三章 图书馆的类别	(14)
第一节 总说	(14)
第二节 国民图书馆	(18)
第三节 专门图书馆	(20)
第四节 国立图书馆	(21)
第五节 学校图书馆	(23)
第六节 儿童图书馆	(27)
第七节 开架式的图书馆	(31)
第四章 现世的图书馆	(36)
第一节 现世图书馆的特征	(36)
第二节 西洋诸国图书馆的现况	(39)
第一 美国	(39)
第二 德国	(40)
第三 法国	(41)

第四	意大利	(42)
第五	英吉利	(43)
第六	俄罗斯	(43)
第七	奥国	(44)
第八	瑞士	(44)
第三节	日本图书馆的现况	(45)
第四节	我国图书馆的现况	(47)
第五章	图书馆的必要	(51)
第六章	图书馆的效果	(54)

第一章 图书馆的意义及任务

第一节 图书馆的意义

图书馆是什么？这个问题，因为我国图书馆事业虽发生得极早，且历代的贤君名儒也力加提倡，致使这种事业，不但未致于中绝，有时且有进步发展的气象。然而因为他的名称，不叫做图书馆而叫做“文库”或“藏书楼”、“书院”等，故能十分透彻了解的人极少极少。

今欲研究现代图书馆的意义，请先就我国古时的“文库”、“藏书楼”等而一考之。

先就其“质”的方面说：所谓“文库”者，第一少不去“图书”，第二离不开“书库”；且这二者，不可分离：有“图书”，自有“书库”的必要；有“书库”，不可不有“图书”。次就其“力”的方面说：一，它具有“保存图书”的力；二，它具有“供给一部分人研究学问”的力。

次说西洋的图书馆。西洋诸国的图书馆，在英美叫做“Library”；在德，叫做“Bibliothek”；在法，叫做“Bibliothèque”。英语的“Library”一语，源出于拉丁语的

“Liber”一语；“Liber”一语，是书籍的意思。德语的“Bibliothek”一语及法语的“Bibliothèque”一语是由希腊语“βιβλιον”及“θηκη”二语相合而成；希腊语的“βιβλιον”一语，是书籍的意思，“θηκη”一语，是场所的意思。故从西洋诸国的语源看来，图书馆的“质”的方面也含有两层意思：其一是“书籍的藏置所”的意思；其二是“书籍的集团”。又试一考西洋图书馆的“力”的方面。这个问题就不如我国“文库”的“力”那样简单，他的“力”是进步的。详细说：西洋古代的图书馆的“力”，也和我国的“文库”一样，是“保存图书”，“供给帝王，公卿，名儒研究学问”；时代渐近，他的第二种“力”的势力圈就渐渐扩大；到了近代，他的第二种“力”就变成“资民众的阅览”，并且占了主要的地位，而“文献的保存”的第一种“力”，反变成了副的力了。

总上所论，经许多学者研究的结果，得下列图书馆的定义：

“图书馆，是搜集可为人群文明的传达者，仲介者，有益的图书，并保管之；使公众由最简单的方法，得自由阅览的教育机关”。

第二节 图书馆的任务

图书馆的意义,即如上述,从而得分图书馆的任务为二种:其一,系搜集古今东西的可作文明传达者,仲介者,有益的图书而保管之,更传之于后代,以使文化得以继续;其二,是谋及公众得以自由的阅览,以促人群智识的进步和发展。

其二的任务,即前节所谓的图书馆的“力”。换句话说,就是图书馆的活用。设立图书馆而当图活用,譬如饮食而当求其消化,故其任务的必要,无庸赘述。

然第一与第二,互成因果:有其一的花,无其二的果,图书馆固无裨益于教化界;但苟无其一的源,则自无其二的流,故其一的任务,也决不可轻视。

是以办理图书馆者,一面宜尽力于搜集有益的图书;一面须尽力求阅览手续的简单,撤去阶级的制限,使凡属民众,均得自由的利用。

第二章 图书馆的沿革

第一节 我国图书馆的沿革

我国的图书馆,有史极早。周的王室文库,是为我国最古的大图书馆。其时老子为图书馆长。

秦始皇焚诗书,后世遂谓经此灾后,自秦而上的典籍,悉被泯灭。其实其所烧者乃民间所藏,而博士所职者如故。且即民间所藏,秦亦未能尽获而悉烧之,故尚有一部分存而未失。

沛公至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高祖即位后,又以重金购买民间所藏遗书入内府,集书的事业因以复兴。后萧何又造石渠阁,以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而图书馆之规模复略成。传至惠帝,除挟书律,传至武帝,置藏书府,任写书之官,图书馆的事业,更日渐发展。成帝时,命刘向检校秘书。向卒后,至哀帝时,复使其子歆嗣父之业。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艺略,三曰诸子略,四曰诗赋略,五曰兵书略,六曰术数略,七曰方技略,开图书分类及

目录之始。

后汉安帝时，曾诏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东观即为一官立的大图书馆。恒帝时，又置秘书监，掌禁中图书秘记。明帝时，班固依刘歆《七略》复作图书目录，以当时所存典籍，汇录于一册，谓之《艺文志》。

历三国而至于晋，秘书监荀勖分书籍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纪六艺及小学之书；乙部纪诸子，兵书，术数；丙部纪史记及其他记载；丁部纪诗赋图赞。简而得要，我国图书的分类学至此遂生一大改革。

南北朝时代，齐的学士馆，北齐的文林等均为当时的有名图书馆。魏兵来寇梁，梁武帝先焚书十四万卷，然后出降；此外刘宋王俭作《七志》梁处士阮孝绪作《七录》，均为图书目录之书，是图书馆事业颇为当时国家，社会所注意。

至于隋，东都的观文殿，是为隋图书馆的一例。又将荀勖的四部分类法略为修改，而移其史部于子部之前为经史子集四部。自后唐宋以下即依此称，将古今图书悉入于经史子集四部。

至于唐，始则唐太宗诏置弘文馆，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继则玄宗于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史称藏书事业，当推开元，图书馆的事业，可谓极盛。

五代时,兵连祸结,中外相戕,君臣相贼,德教至于废灭,图书馆的事业,因以不振,诚属当然之事。惟是印书的术,虽创于唐末,而实扩于五代,钞录的工既省,卷轴复变为书册。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冯道奏令国子监校正九经,雕印卖之。由是经籍传布较广,文学普遍之端实启于此;是后图书馆事业日益发展,亦多受此之赐。

宋太祖移后周之祚而传至好学的太宗,始诏中外购募亡书,继立崇文院,贮书八万卷。仁宗,景祐元年,以内府藏书或谬滥不全,命张观,李淑,宋祁等详定其成废;王尧臣校勘,命类编目,总成六十六卷,赐名《崇文总目》。此外著名之图书馆甚多:如昭文馆,集贤馆,史馆三馆为最有名;其余若龙图阁,太清楼,玉宸殿等处,亦藏书至数万卷。图书馆的事业可谓达于全盛时代。

元朝执政,改经籍所为宏文院,徙平阳经籍所入京师。又立艺林库,专为收藏书籍。

至于明代,洪武时,大将军徐达入元都,收图籍,而送之南京;又诏求四方异书,设秘书监司其事。至于明成祖令南京书籍移贮文渊阁,更由杨士奇编有《文渊阁书目》刊行之。图书馆事业的发达,也不亚于唐宋。

清乾隆三十七年,开四库全书馆,征求天下书籍,十余年而成,统计十六万八千余册,分钞七分,建七阁以贮之。文华殿后的文渊阁,奉天行宫的文溯阁,热河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圆明园的文源阁,这四个阁,谓之内廷四库。